

七彩缤纷



何必问

总序

新加坡作家协会自1976年改组以后，即积极地出版了好多种文学期刊（如《文学月报》、《文学》半年刊、《写作人》副刊、《微型小说季刊》、《新加坡作家》双月刊等）与文学丛书（如《吾土吾民》创作选集、《少儿文学丛书》等），为新华文坛作出了贡献。

现在，为了鼓励“新秀”创作和为了培植文坛接班人，新加坡作协又与素来大力赞助出版文学书籍的大地文化事业公司合作，联合出版一套《绿林文学丛书》，让凡是未曾出版过作品结集或是作品从未被列入以往作协丛书的会员，有机会出版单行本（小说、散文、诗歌、评论）。

文学事业恰似一条绵延不尽的长河，涓涓细水汇成洪流，继续不断地向前流去。后浪推前浪，新人“接”旧人。我们承认这个事实，也设法延续这个传统。

这是一个文学不景气的时代。相信在“不景气”的背后，“繁荣昌盛”正在凝聚力量，准备当场。

希望我们年轻一辈的作家们，能够继续在文学的疆场上，勇往直前。

黄孟文

1994年2月1日

七彩缤纷

赤——正义之师，替天行道，
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橙——金字挂帅，势比人强，
败者为寇，成者为王。

黄——大河之色，大地之光，
中华文化，万代流长。

绿——山之衣裳，水之倩装，
美化世界，净化人心。

青——草原之春，恋人之歌，
花花叶叶，美不胜收。

蓝——最初之本，至诚之心，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

紫——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大红之后，渐入佳境。

□ 目 录 □

七彩缤纷

- 1 何必问（代序）
- 3 水之歌
- 5 秋月三愿
- 9 忙里偷闲打乒乓
- 12 杂文种种
- 14 灭亡·走下坡·没落
- 16 我就是作家
- 18 真理只有一个
- 20 被骂是成功的另一半
- 22 黄帝子孙——龙的传人
- 23 哀哉，天才
- 24 缘
- 25 女强人只堪嫁鲁夫
- 27 不择手段
- 28 蓄胡子与刮胡子
- 29 书山书海
- 31 人说鸟语·鸟说人话
- 33 天·地·人
- 34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35	中国人与黄河
37	肥肥鸟的梦想
38	尽在无言中
39	老夫子梦见上帝
40	老夫子不让位
41	两支枪对八尊炮
43	忙，只是一个借口
44	我友詹鼎飞
45	诺贝尔奖
46	钱与闲
47	守时运动
48	极极短篇
49	纽约之歌
50	一点红不是一点红
51	读天·听海·唱歌
52	他的最后一天
54	笔阵轻弹
63	南洋传灯
87	何必问随想
100	后记

何必问

（代序）

何必问又不是什么天皇巨星，他有什么可说的呢？
虽然如此，他准也是宇宙之一物，依物质不灭说，而今而后，无论他以何种形态的存在，他都会不灭呢！

何必问用何必问作笔名，一是他姓何，不愿忘本；
一是他觉得世间事，有的可问；有的不可问。可问的事，尽管问，问得越详细越好；不可问的事，识相点，免开尊口；不识相的，问了，要讨没趣。再说，人家要告诉你的事，你不问，人家也自会告诉你；人家要不告诉你的事，你问了，人家也不会告诉你，问了等于白问，何必问呢？

何必问这个名字始自一则笑话《每投必中》，刊于前南洋商报，英校版，哈哈篇，那一天是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七日。何必问的笑话发表了好几天，何必问还不知道，直到李艺告诉他，他才知道。这则笑话，稿费是壹元伍角，少得叫他不好意思去领，稿费单他现在还留着呢！

‘何必问’这三字初听起来，人家总觉‘怪怪’

的，是不是？要不是这样，当时的《星云》编者怎么会写：“何必问先生，我们还是要问，……”这样的幽默句呢？

的确，‘何必问’，读来很顺口、很令人遐想，但有时却给人留下开玩笑的印象。比如有一次，他打电话找曼珠，曼珠不在，曼珠先生听电话，问他是谁，他说何必问。曼珠先生不解他的话，火了，说什么何必问，何必问的……砰然一声，挂了线，不久，曼珠回来了，问她先生有没有电话，她先生火还在头上，连声说，有、有，有个家伙打电话来，问他是谁，他说何必问。曼珠听了莞尔一笑，说，他就是我的朋友何必问呀！

不错，‘何必问’是‘不是何必问的何必问’的笔名，但是用‘何必问’作笔名的人却不止他一个。谁比他先用‘何必问’，他不晓得；谁在他后用‘何必问’，他也不晓得。但愿他的文章不致冒渎他人的高明，也不掠他人之美，更盼读者的眼睛雪亮，不把冯京当马凉，把别人的文章算他的帐！

水之歌

水，是我的真名；雨，是我的别号；海洋是我的老家乡；大地是我的大工厂；江河是我的吃风楼；山洞是我的小客栈；天空是我的大会堂。

我是生之源；我是命之根；我是柔之乡；我是变之象！

我虽然不是生命，但一切生命里必定有我，换句话说，没有我，一切生命都无法成长！

我不怕天，不怕地，更不怕牛鬼蛇神；我不争功，不争名，也不争利；只知默默地完成我的使命。

我生性柔和，我不怨天，我不尤人，我能随遇而安；寒来，我不声不响，我只自我收缩，凝成水珠，结成冰霜；热来，我不埋不怨，我只自我蒸发，化作雾气，变成云朵。

始与终；生与死；爱与恨；善与恶；战争与和平；……。这些事，人类伤透了脑筋，于我，却是等闲视之。因为，我不知道什么叫做始？什么叫做终？什么叫做生？什么叫做死？什么叫做爱？什么叫做恨？什么叫做善？什么叫做恶？什么叫做战争？什么叫做和平？……。我只知道一样，就是：变。

变，是我的本能，我能变冰；我能变雾；我能变云；我能变雨；我能变霜；我能变雪；我能变水蒸气，此外，我还能变血液；变果汁；变树脂；变臭

汗；变小便，……。

我不知道，我是否比得上人类的伟大。因为人类懂得利用我为他们服务，如：用我来灌溉，洗刷，发电，冷却，……等等，为他们创造了文明事业；而我却不能叫人类为我奔命，为我效劳；不过，我确实知道，其实，聪明的人类心里比我更明白，没有我，伟大的人类，就活不了；没有我，聪明的人类，就伟大不了！

再说，花草树木，要是没有我的滋润，怎么能根深蒂固，花开叶茂，结实传种？飞禽走兽，蝼蚁众生，要是没有我的化育，怎么能跳跃飞翔，婀娜窈窕，传宗接代？当然，这种艰巨的神圣工作，还需“光”兄与“空”姐的从旁协助，否则，连有我也是枉然的！

民房、大厦、公路、桥梁……等等建筑物，没有我的凑脚准造不成；煮饭烧菜，制糕饼面食，造酒、饮料，……等等食品，怎么可以少了我的参与？冲凉，洗衣服，抹地板，抽马桶，清沟渠，除污渍，灭火患，……。那一样又可以没有我？

总之，没有我，船只怎能远航？没有我，飞机怎能高飞？没有我，车辆怎么开动？没有我，陶瓷砖瓦怎么制造？没有我，钢筋水泥怎么凝结？没有我，钢怎么炼？药怎么提？血液怎么循环？汗尿怎么排泄？食物怎么消化？……

总而言之，没有我，一切生命也再不会辉煌，动物会因此而肌瘦脸黄，口渴而死；植物会因此而叶落花凋，根枯而亡！

秋月三愿

今夜，不是中秋，胜似中秋。

今夜：风轻微；月光如水；星光如冰；灯笼摇曳影儿醉。

如此的迎月会，于我国是创举，是尝试；于我自个儿是首一回。

今夜：到这里来联欢的人并不算多，但若说它少，那也不公平，我不敢说他们是来自四面八方，或说他们全是知识分子，但我却敢说他们的的确确是来自我国民间的四大团体，新加坡写作人协会，新加坡作曲人学会、新加坡舞蹈学会与国家剧场华族舞蹈团。

今夜，来这里的人有博士、有诗人、有擅写小说的、有拿手散文的、有专门写杂论的、……总说一句：有的是文坛老将，有的是文艺青年，实不敢说他们个个都志同道合，但说他们大多数都气味相投，总没有错。

今夜迎月会的主席是黄孟文博士，他致辞时，态度轻松，笑容可掬，措词里有嘉有勉。他虽然是闻名国际的博士，但他和朋友间很少摆博士的架子，他只

见过我一次面，但还记得我的笔名！

今夜的节目，说它丰富，尚嫌不够；说它精采，犹欠火候；但若说它既适时又有意义，那准没有什么不妥！

今夜，年轻作曲人张泛，一身兼两职，既是大会司仪，又是节目负责人之一。他的华英语，好流利，他的唱诗功夫，也了不起，他独唱：《山茶花》在皇家山上；他领唱：《星光点点》在月光下，皆令人赏识。

杨雅端与陈秀兰配搭的《灯笼舞》，舞步轻盈，博得不少掌声。

谢清自吟他的诗篇《无题》，既是无题，我还能说些什么呢？让有诗兴的人自己去钻思吧！

周槃选颂了两首与月亮有关的诗章，那是《坐月》与《问月》。朗颂前，他还作一番解释，说“月”是月亮的月，不是年月日的月。由此可见大诗人的细心。若要知诗人坐在月光下想什么？若要知诗人问月佬什么？何不去读一读诗人的《捕萤人》？或许里面会告诉你答案。

司仪原先报告的是：谢清、周槃、淡莹三位大诗人要为大家朗诵他们自己的作品。然而，听过了谢清、周槃的吟咏后，轮到女诗人淡莹来到麦格风前，却说她自己的作品，多带感伤情调，不宜朗颂，不过，她却准备朗颂一篇她夫婿王润华的诗章：《皮影戏》，真的是：夫吟妻唱，好美人哟！诗人果真是诗人，一首诗，经她这么朗朗颂颂，颂颂朗朗，果然我们听出了傀儡的心声，也明白了傀儡的下场！

林国强与杨荣春的笛笙串奏，合作无间，节拍悠扬，奏的是：《美丽的家乡》，听了也令人难忘。

三柄台柱蔡曙鹏博士，真的是一位博学多才的人物，他能编能演还能唱，今夜，他演《月夜思亲》，落力非常，且入木三分。敢问在场诸君：谁有此才？此胆？再问诸君：几时得见博士粉墨登场？我们眼福不浅呵！

呵，别忘了还有一位印度姑娘巴斯卡，她为我们表演了一个印族迎月舞，只见她蹦蹦跳跳，把头摇来手也摇，脚上的铃儿叮当叮当地响，悦耳的歌声，随风飘扬，可以说是：有声，有色，又有香。

今夜的两个特别节目是：猜灯谜与会员幸运抽奖。

旧流等人拟的十个灯谜好难猜，没有人全部猜中；不过，猜中最多的几位都是有奖品，林琼也拿到一份。

会员幸运抽奖礼上有一个小小的插曲，那就是：六十五号的得奖人，不幸丢了他的票据，也失掉了他的领奖资格，自叹倒楣！七十八号的持票人，意外地，幸运地给补上。说巧真巧，后者竟是前者的老师，啊，这位老师可真伟大！只见她自愿地，笑笑地，把她从主持人手里领到的野马哈公司报效的吉打奉送给她的宝贝学生！这件事，看在我的眼里，看在大家的眼里，虽然，她是谁？在哪儿执教？直到此刻，我还不知道。但我却由衷地赞赏她的那份爱心，那份精神！

今夜的宴会，既不是在餐馆也不是在礼堂，而是在皇家山上，国家剧场旁，那块空地，那样排场，看

来不堂皇，却也富有诗情画意，大家打成一片，谈谈笑笑，喜气洋洋。

今夜的宴会上，虽然无酒，无菜，但却有比酒更浓的友谊；有比菜更香的香茗。此外，还有香酥酥的花生，香喷喷的月饼，乡土味的芋头，唐山味的柚子……等食品，招待，庆祝。

夜阑；人散

今夜，不是中秋，胜似中秋

秋月有三愿：

一愿：彼此的友谊种籽，在皇家山上，在月光下落地，扎实、萌芽、开花。

再愿：今后，月儿莫再偏向别时圆。

三愿：人长好；月常圆，年年今夜，今夜年年，再见面，再言欢。

忙里偷闲

打乒乓

乒乓，这小小的球儿，也有人把它叫做“银球”，因为，它曾一度把亚非拉人民的手拉拢在一起，同时，在外交史上，它也曾扮演过一次著名的“乒乓外交”，是它缔结了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甚至可以说，是它挽回了一次世界大危机！

的确，乒乓是男女老少咸宜的运动，它不但轻便、经济、而且最有益；它不单可以锻炼我们的身体、增加我们生活的情趣，同时，又可以联络朋友之间的友谊，这真是一举数得的运动，这也是我这一次兴起打乒乓念头的原因了。

《写作人乒乓队》，经过一段不长不短的时间酝酿后，终于一九八一年正月卅一日假华义政府华文中学大礼堂宣告成立了。这可以说是体坛外的一件体坛喜讯！

成立这支乒乓队的初步概念，是雨青提出的，记得去年中秋迎月会过后不久，一个下午雨青打来一个电话问我有没有兴趣打乒乓，打乒乓？我先是一愣，因为在我的印象中雨青是一个诗人，而且，个子又长得那么圆圆胖胖的，怎么会打乒乓呢？但我还是捺住了我心中的疑云，说：好呀，在哪儿打？哪一天

？几点打？他告诉我地点是立达体育中心乒乓室，时间是十月十一日，星期六下午二点半至六点半。还说，张挥，陈彦，莫河，曾几荣，李艺……以及我们的会长黄孟文也要打，就这样，我们说定了，那一天，我是同李艺一起赴约的。

常言道，闻名不如见面，见面不如交手。在交手之前，谁都不能相信象雨青这样一个四十开外的诗人会打乒乓，而且又打得那么好，现在我的疑云消失了，因为，我有了答案，原来此君十年来如一日，一直不断地练习打乒乓，据他自己说他一星期至少打两次乒乓，他也参加过多间联络所的乒乓锦标赛，拿了不少的银杯呢！这就难怪他的乒乓打得那么棒了！

经过几次的聚首后，我们的乒乓队成立了，这可以说是雨青奔走的结果，他招球员，他购制球衣，他订制锦旗，这一切都具备了，我们的球队便告成立了，并且一致推举乒乓打得最好的何子煌做我们的乒乓队长，其他队员有十四位，他们是：叶敏钧，雨青，陈彦，张挥，莫河，韦西，黄孟文，曾几荣，杜红，田流，烈满，民兴，李艺，从今。

我们这支《写作人乒乓队》队员平均年龄在四十以上，而且又是一批工作繁忙的文人，工作以外又喜摇笔杆，我们的工作与摇笔杆都是脑力活动，平时少有时间作体力活动，现在抽空来打乒乓，虽然年纪大了一点，但精神却是可嘉的，何况我们打乒乓的主要目的是：出汗，松松身，其次是趁此机会多结识几个朋友或臭皮匠，有空时可以在一起喝喝咖啡，聊聊天，说说地，或发发牢骚，或谈谈个人的苦乐经或写

作经验。这样，我们又可以从中吸取一些别人的生活经验或写作技巧，来丰富自己的生活内容，来加强自己的写作能力。那不就是一桩很大的收获么？

我们的乒乓队于二月廿一日星期六下午三时正，假立达体育中心乒乓室与教育出版社乒乓队作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友谊赛，这场比赛，我国电视台的体坛动态与各报章都有加以报导，可见我国重视体育活动的一般。

虽然，第一场与EPB乒乓队的友谊赛已经结束了，但我总觉得它只不过是我们的序幕赛吧了，接下来，我相信我们还会有一连串的友谊比赛，借此观摩球艺，借此增进我们的友谊。

杂文种种

一、杂文是什么？这个问题可分三方面来说：

(一) 文体方面

(二) 内容方面

(三) 编年方面

文体无韵无定式

(一) 文体方面：以文体来说，它不须有韵，它没有定式。所以，它不是诗，不是词，不是小说，也不是戏曲，它只是散文的一支。

(二) 内容方面：它不吟花，不弄月，不写毛毛雨，也不说妹妹我爱你。

它写民生，它讲教育，它论国际风云，它谈历史教训，……总之，它亦赞亦弹，它的范围之大，内容之杂，不是其他文体可以比拟的。

(三) 编年方面：鲁迅说，文章不论文体，只问写作时间，把作者同时期的作品夹杂在一起，便是编年“杂”文了。他还说，文章分类有益于揣摩，编年有利于明白时势，倘若要知人论世，是非看编年文集不可的。

二、谁堪写杂文？

人各有心，文各有体，谁堪写杂文，谁心里有数。